

人间烟火

散步是我多年的爱好。多年前,我有神经衰弱的毛病,晚上入睡困难,早晨醒得很早,白天迷迷糊糊,精神苦不堪言。从那时起,从医的爱人,把不爱运动的我强拉硬拽带出去散步,春夏秋冬,从无中断,日久天长,竟然养成了习惯。

我家安在了东方影都旁边,出小区北门左转百步再左转,沿着林荫道南行500米到达滨海大道,路南就是灵山湾的星海滩,其东西伸展数百米,沙滩边缘修建了步栈道,随海岸蜿蜒伸展,向西通过珊瑚贝桥与星光岛相连,向东沿海岸线延伸到东部港湾。行走在这条路上,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致,常走常新,乐趣无穷。

初春乍暖还寒,走在栈道上海风拂面,柔柔的、湿湿的,夹带着大海的味道。沉醉于春光里的大海,海水色泽浅淡,海面皱皱波纹,一派安澜景象。步栈道旁边的草坪渐渐萌出绿芽,像是为大地铺上了绿色的毯毯,栈道两旁的金鸡丛菊经过几场春雨的滋润,先是绿意盈盈,葱茏茂盛,而后则是嫩黄色花朵娇艳绽放,引来蝴蝶翻飞,路边的鲜花、

朝花夕拾

2022年12月,我迎来了55岁的生日,母亲也80多岁高龄了。人们常说,母爱是一条清澈的小河,给你带来纯净;母爱是一杯翻滚的热茶,给你带来温暖;母爱是一根红红的蜡烛,默默地燃烧着自己,给你带来光明。而我觉得,母爱是春风、是雨露、是红叶、是瑞雪,是春、夏、秋、冬……

我的母亲一生历经坎坷,她养育了我们兄妹六人。如今我们都儿孙满堂、家庭幸福。母亲却老了,一米六几的身高,已被无情的岁月缩减了几厘米,看起来非常瘦小。苍老的面容铺满饱经沧桑的险庞,花白的头发仿佛在向我诉说着她年轮的辛劳。

我的弟弟是2006年突发脑出血离世的,至今已16年;父亲2012年突发心梗去世,至今也有十年。母亲遭受了她人生中两次致命的打击,却将悲痛深埋心底,从不在我们面前显现。她日夜操劳,精心照料她的孙辈们,用无私的爱

山海情韵

每当天空泛起鱼肚白,凤凰岛沿海一线便常常能看到一些背着“长枪短炮”的身影,在残阳如血的黄昏同样如此;抑或在退大潮的深夜,算好时间来赶海的人,也比皆是。我亦喜欢在任何时间段去这个空灵之地——鱼鸣嘴看海。

鱼鸣嘴在凤凰岛的西南端,三面环海,一面背山,和灵山岛隔海相望。当地一位薛姓村民告诉我,道光十三年(公元1833年),这里曾发生严重的旱灾,人们饥饿万分,备受煎熬。突然有一天,从海上潮来一批青鱼。大家欣喜万分,用火烧着吃。青鱼仔饱满喷香,鱼肉鲜美筋道,村民因此对大海更加感恩。再后来,每到阴历七月十五左右,成群的黄姑鱼长途巡游回来产卵,发出“咕咕”的叫声,鱼鸣嘴因此得名。

十多年前,我第一次去鱼鸣嘴时,那里还是原生态,粗砺的海滩上随处都能

散步的路

□薛立全

岸边的浪花及金色的沙滩相映成趣,构成一幅浪漫的滨海风景画。

盛夏酷热难耐,每天的散步改为清晨和夜晚。晨起时,海边少有游人,我和爱人无声地走着,天空从暗淡变成灰白,再从灰白变成微亮,不多会儿东方海面的上空泛起星星点点的淡红微光,海天相接处淡红色光晕愈来愈浓,慢慢冒出一簇耀眼光火,并冉冉上升,圆形轮廓不断扩大,转眼工夫,一轮红日像一炉沸腾的钢水,喷薄而出。夜晚散步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栈道两侧安装着亮化灯带,晚间暖光亮起,蜿蜒的木栈道被勾勒出灯光闪烁的轮廓,走在栈道上有种虚幻的感觉。再往前走,护岸墙体上安装的复合射灯,不时变换着颜色,沙滩上七彩光束轮番呈现,就像电影中变幻的布景,仿佛进入童话世界。

初秋是多雨的季节,这个时期我喜欢打着雨伞在雨中散步。雨天里平日的嘈杂退去,走在栈道上,只有雨滴敲打雨伞和海浪的声音,什么烦心事都可以不想,完全沉浸在自己愉悦的世界里。秋天还是海鲜肥美的季节,走在海边向里

望去,海滩上是密密麻麻的赶海人,这个沙滩盛产蛤蜊、蛏子等,我和爱人有时经不住诱惑,也下到海滩,小试身手,也有令人惊喜的收获。

隆冬季节,尽管寒冷,我依然喜欢在有阳光的白天去海边散步。海鸥密集停留在珊瑚贝桥与海岸形成的港湾内,从容而安静;也有个别不安分的,起起落落搅动着鸥群,给冬季的灵山湾增添了许多生气。我还喜欢雪后沿步栈道行走,大雪过后,一个人来到海边,大地一片洁白,凭感觉走在栈道上,脚下发出“吱嘎吱嘎”的声音,特别悦耳。沙滩是漫无痕迹的洁白,浅涌的海浪慢慢亲吻着沙滩上的积雪,雪花瞬间遁形,融化在大海的怀抱里。走在四周被积雪覆盖的栈道上,我忘记了寒冷,内心充满温暖和力量。

散步的路尽管不长,但走过了多年;因为内心喜欢,所以常走不厌。走在这条风光无限的散步路上,有种热恋时与伴侣约会的感觉,开心和愉悦伴随始终,这既是美景触动心灵的缘故,也是户外运动后产生的快感。

母亲的爱

□邓汉云

撑起我们这个大家庭。

长年累月,母亲用她瘦弱的身体包揽所有家务。每年冬天,阳台上总是会增添一两盆绿盈盈的蒜苗,给家里带来无限生机。母亲在,兄弟姐妹才是家人;没有了母亲,兄弟姐妹只是亲戚。有母亲在,回家就多了一种说不出的安逸。

记得我小学将要毕业时,每天作业都要写到很晚。母亲总是默默地守在我身边,在我疲劳的时候递上一杯热水,让我提起精神,继续写作业。进入初、高中,学习的压力大了,母亲每天早上起得更早了,准备好早餐,在餐桌旁一边看着我一口口吃饭,一边还嚷嚷地说道着,慢慢吃,别噎着。每当我考试成绩不理想,母亲会不厌其烦地开导我、鼓励我,给我精神上的激励。炎热的夏天,我夜晚久久不能入睡,母亲会拿着一把扇子,不停地为我扇风,直至我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一个深夜,我突然发起烧来,母亲

连忙起床,用她颤颤的肩膀将我背到了医院。在医院,母亲跑上跑下、取药付款、送取检查单,忙了整整一个晚上。回到家,她忘记困倦,又为我做上了可口的饭菜……

母亲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温馨与感动,当我在书店或者商店看中一件物品时,母亲总会毫不犹豫地买下。

1995年,是我人生遭受重大变故的一年——我的爱人因为车祸住院。彼时,母亲又一次用她的手臂为我阻挡风霜,她帮我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卫生、带儿子……

母亲苍老的容颜里记载着我长大的岁月。我感恩母亲,虽然她从未说过要得到什么回报,但我要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,尊敬她、理解她;常回家看看,做可口的饭菜,陪她聊天;对她多一点体贴、多一句问候、多一分关怀。我更要经营好自己的工作和家庭,与兄弟姐妹和睦相处,将伟大的母爱传承给下一代。

看海圣地鱼鸣嘴

□王华

捡到晶莹剔透的五彩鹅卵石。海水湛蓝,带着咸湿的气息一波波涌来。现在的鱼鸣嘴已经沿线修建木栈道、观景台、停车场,打造成海岸公园。码头仍然得以保留,几十条渔船停泊在海湾边。时而可见一些退出历史舞台的破旧木船被搁置在沙滩,静静守望曾让它们无限荣耀的战场。2020年,鱼鸣嘴的二百多户居民,因为城市改造,集体搬迁到南岛小镇,少数渔民偶尔还会出海打捞点小杂鱼。

我常常去鱼鸣嘴看海。海浪呈环形波纹散开,月牙形的小船点缀在海中央,像是大海的孩子,精灵一般。海鸥也迷恋这片海域的鱼虾,成群飞舞,歌咏赞叹。海天一色、落日辽阔,夹杂着海蛎子味道的海风甚是迷人。沿海漫步,夏天还会和蓝花矢车菊、黄色金鸡菊和妖娆的天人菊撞个满怀。人在那

里永远都不会孤独——小螃蟹、海葵、海星、蛤蜊、蛏子等海洋生灵不时闪现在身边,每每遇到,惊喜连连,能真切感受到海洋生命的神奇与丰富。

这十多年来,我见证了鱼鸣嘴由最初的冷清安静,到今天的熙攘热闹。如今,每到周末,去那里露营、烧烤、聚会、赶海的人络绎不绝,观景台和路边都是长长的车流。同时,鱼鸣嘴也是地质研究者天然的科研场地,形态各异的礁石,条纹和色泽深浅不一,见证着丰富的地质变迁和海蚀作用,还可以被赋予无限想象。

世间美好的事物总是成双成对。崂山的渔村青山村已经成为网红旅游景点,西海岸拥有与之媲美的鱼鸣嘴;一个位于城市之东,一个置身海湾之西。二者一样有着绝世容颜,都是青岛绵长的黄金海岸线散落的明珠,更是风情万种的看海圣地。

人生感悟

花之悟

□张京会

有一段时间,我特别喜欢养花,木本草本花卉我都喜欢,最爱的当属兰花。

“蕙草春已碧,兰花秋更红”。兰花不但品种繁多,而且四季皆能见到它盛开的雅姿。“兰色结春光,氛氲掩众芳”的春兰;“夕阳秋更好,敛敛蕙兰中”的蕙兰,都是我家的常客。阳台上、客厅里、书房中,每一处显眼的位置,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,或亭亭玉立,或婆娑起舞,把我孤独寂寞的日子,调理得有滋有味。

兰客犹香谁懂得,时时相守不知君。兰花护理难度较大,对湿度、温度的要求甚是苛刻。最初养兰花时,由于对它的秉性了解有限,误信了别人的护理经验,高价购买的几盆建兰,逐渐萎缩,直至彻底倒盆。

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,偶然一次失败,不足以令我放弃设定的目标。我买来养兰花的书籍,反复阅读,逐字领会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随后买来的几盆蕙兰,经过学到的养花知识的滋润,一盆盆色泽幽绿,叶肥茎直。此时,我给自己的表现打了满分,甚至有些崇拜自己。

可膨胀过后,失望随之而来。几盆兰花到了花期,却并未如我愿尽情绽放。它们像是在嘲笑我:你尽管有十八般武艺,但你和花神既不是亲戚,也不是朋友,我们岂能随便为你开放?你还是先敬拜花神吧!

我不会为斗米弯腰,东方不亮西方亮,你不开他开,我直接去购买鲜花,这样还不用打理,岂不是事半功倍?

彼时正值春天,还真是应了“春暖花开”的说法,买花的路上野花美不胜收,黄的连翘,红的杜鹃,都美到令人心醉。但这些花朵极小,总比不得花棚里的盆栽花朵那么艳丽夺目。尤其是角落里的那一盆蝴蝶兰,开得正旺。虽然春天并不是它的花期,但它还是加倍努力地绽放着。我毫不迟疑地把它买回家,它一直开到夏末,才渐渐离去。我并没有感到失望,因为我已适应了花开花谢的日子。

“花无百日红,人无千日好”。无论是花还是人,都会有落寞的一天。得意之时,切莫忘形,低调做人,高调做事才是根本。